

晓松
溪月

(著)

爱自己， 一切都是自由的

——萧红的倾城往事

女性的天空是低的，
羽翼是稀薄的，

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。

她的天空一直在下雨，
却从未选择一个肯为她打伞的男人。

青岛出版社
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Love

myself

爱

自己

一切都是自由的

—— | 萧 红 的 倾 城 往 事 | ——

晓松溪月
◎著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爱自己，一切都是自由的：萧红的倾城往事 / 晓松
溪月著。— 青岛：青岛出版社，2016.10

ISBN 978-7-5552-4511-7

I. ①爱… II. ①晓… III. ①萧红（1911-1942）—
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204064号

书名 爱自己，一切都是自由的：萧红的倾城往事

著者 晓松溪月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（266061）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（传真）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杨琴

选题策划 杨琴 颜小欣

封面设计 千千

版式设计 刘丽霞

印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32开（880mm×1230mm）

印张 9.5

字数 190千

书号 ISBN 978-7-5552-4511-7

定价 38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，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：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29

呼兰河上
青青草

当春风拂过广袤的浅水湾，在碧海蓝天处，长眠着一位举世无双的才女。

她生在东北，到过江南，穿越深海，蛰居东京。

在战火纷飞的中华大地上，为那一缕光明，为那一丝牵挂，为那一句誓言，为那一抹烟霞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

爱情，本是全天下最美好的事物。

但于她而言，却成了毒，成了蛊，成了万劫不复的悔与恨，成了割舍不掉的爱与愁。

她的一生，短暂耀眼，曾遇到过四个男人。

有的家财万贯，却胆小怯懦；有的青梅竹马，却心怀叵测；有的才华横溢，却专横霸道；有的温柔婉约，却内心阴暗。

曾经，每个男人的出现都是她的希望。可每一个到最后，竟又都

变成了她的绝望。

当梦想的号角吹响时，她奋不顾身地离家出走，中途怀上汪恩甲的孩子，却又在遇到萧军之后，狠下心将孩子送与他人。

当爱情的玻璃被摔得支离破碎时，她义无反顾地扑向端木蕻良，怀着萧军的孩子，于战火中颠簸。后来，孩子死了，萧军续娶了，她的希望，也随之破灭了。

萧军，曾让她一辈子念念不忘，亦是她拼尽一生气力，花光所有勇气，才于茫茫人海中邂逅的男人。

然而，爱得越深，伤得越重。

他把爱给予她，却附带着疼；把记忆还给她，却插着刺；以拥抱温暖她，却寒着心。

终于，六年的感情付诸东流。

萧军续娶，她移心。

从今而后的天涯海角，她的香魂化归尘土。

不为海誓山盟，不为花前月下，不为耳鬓厮磨，不为海枯石烂。

只为那沉甸甸的梦想，剪不断的乡愁，死生不二的朋友，疏远疏离的亲情。

遗恨，终生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呼兰少女，情窦初开

- 〔1〕河洛花仙，人间别样红 / 002
- 〔2〕浮云匆匆，唤名张迺莹 / 008
- 〔3〕白日无光，犹念三春晖 / 013
- 〔4〕鹣鲽情深，姻缘古来同 / 021
- 〔5〕铮铮铁路，报国参游行 / 032

第二章 离家出走，无关爱情

- 〔1〕梦灰心死，千山芳飞尽 / 040
- 〔2〕清风徐来，月华流照君 / 049
- 〔3〕庭院深深，西巷锁情衷 / 056
- 〔4〕冷落清秋，落花人独立 / 062
- 〔5〕萧萧风吟，佳梦方初醒 / 068

第三章 乱世浮萍，囚居幽禁

- 〔1〕漫卷诉状，空留余恨生 / 074
- 〔2〕天涯魂断，放逐风和月 / 082
- 〔3〕暮色黄昏，不负相思意 / 089
- 〔4〕爱如潮水，执手踏平川 / 095
- 〔5〕怀胎十月，清辉了如雪 / 101

第四章 长夜漫漫，饥寒寻常

- 〔1〕弄瓦送人，弃故迁新居 / 108
- 〔2〕饥寒交迫，无处话凄凉 / 115
- 〔3〕否极泰来，举杯庆鬻财 / 122
- 〔4〕暗夜无垠，更着风和雨 / 128
- 〔5〕蓦然转首，何时踏归程 / 132

第五章 文海飘摇，才华比肩

- 〔1〕南柯一梦，沉眠以充饥 / 136
- 〔2〕素履所往，一苇渡春江 / 142
- 〔3〕不悔初心，吾姓冠汝名 / 149
- 〔4〕牵牛文苑，花开生两地 / 154
- 〔5〕文坛新途，何时贯苍穹 / 164

第六章 踏水江南，尊拜夫子

- 〔1〕鸳鸯结伴，诗书气自华 / 170
- 〔2〕跋涉千山，初作行天下 / 176
- 〔3〕江南水韵，俊人多风情 / 181
- 〔4〕忠恕两难，不忘夫子道 / 186
- 〔5〕横眉冷对，自有千夫指 / 192

第七章 路遥人远，相思成疾

- 〔1〕民族大义，《生死场》下魂 / 204
- 〔2〕潇湘红泪，怅然叹伶仃 / 210
- 〔3〕草尽红心，钟情相思路 / 216
- 〔4〕诚惶诚恐，不语亦匆匆 / 222
- 〔5〕一叶浮萍，异国他乡梦 / 227

第八章 渡船西来，物是人非

- 〔1〕千里孤坟，先生荐轩辕 / 238
- 〔2〕一梦三生，微雨燕双飞 / 244
- 〔3〕与子成说，舟桨索蓝桥 / 252
- 〔4〕未越雷池，何惧他人斥 / 257

第九章 千里单骑，忧悒终生

- 〔1〕嫁作端木，伊人落花时 / 264
- 〔2〕一缕香魂，生当复来归 / 270
- 〔3〕良人续娶，天涯不相逢 / 276
- 〔4〕星耀悠然，繁华终成空 / 281

第一章

Love myself, everything is free

呼
兰
少
女
情
窦
初
开

,



河洛花仙，

人间别样红

满天星光，满屋月亮，人生何如，为什么这么悲凉？——《呼兰河传》

光影停驻，岁月镀金。在闭塞、守旧的呼兰河县城，人们似乎永远也忘不掉那名少女。她芜杂的一生，冥冥中，从蜿蜒盘旋的呼兰河，陡然冒出沁人心脾的冷意。她的文字如她的人生，满面挂着抹不掉的残泪，而视线所及的则是饥饿、欺骗、挣扎、死亡……

她说：“我将忧悒以终生。”

她做到了，以荒凉固守着寂寞。

年年岁岁，不复流光。她就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——萧红。

当历史的枪声穿过呼兰河的小县城，在城内龙王南庙路南的张家大院，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正悄然传来。1911年，本就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。辛亥革命军大举闯入北京城，就连清政府最后一点残存的势力，也在一阵苟延残喘后消耗殆尽。然而，对中国文坛来说，这一年

降生了一位日后呼风唤雨的女作家——萧红。

萧红的乳名叫荣华，学名秀环。她的父亲是张廷举，毕业于黑龙江省优秀师范学堂。因为父亲长期在外为官，为人又冷漠吝啬，孤傲固执，所以，不论在下人眼中还是在家人眼中，他都是一个苛刻又顽固的人。

盛夏的大雨，冲刷着靛青色的石板。

年幼的萧红趴在格子窗前，一个人落寞地看着溅起的水花。窗户对面的房中，依旧活跃着欢乐的气氛。他们应该是在玩游戏吧，不然喧闹的鞭炮声、说笑声、唱戏声从何而来？在朦胧的烟色里，还有一股爆米花和瓜子糖酥的香味迎面扑来。

啊，真香！

她闭上眼轻轻闻了闻，也只是闻闻，若能吃到，该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情。

虽然她和二弟同父同母，彼此呼吸着一样的空气，住在同一个家中，但他们之间的差距，又何止十万八千里可形容？在重男轻女的封建大家庭中，她的降临，似乎是一个天大的错误。

大雨，仍旧肆无忌惮地下着。天空上的滚滚墨云，像是一个人无情的咆哮。

倘若可以，她一定会站在大雨中呐喊，带着小小的愤懑，告诉那些曾经冷落和抛弃她的人，总有一天，她会站在高高的山崖上，俯瞰呼兰河所有的风景。

其中也包括，她最爱又最恨的父亲。

三岁那年，小萧红常常喜欢在窗棂前掏洞玩，尤其当黄昏时分，

夕阳漫进寂寥的屋子，她总会伸出小手，像弹钢琴般，将窗纸一格一格捅破。

没有父母疼爱，没有家人关心，这点小小的恶作剧，总该赐予她吧。

然而，当祖母看到她的行为时，也未说话，只是抿了抿掉光牙齿的红唇，拿着一根细针藏匿在窗户背后，专等萧红下次再捅时碰到针尖，任一滴滴鲜血顺着小手流到细白的手腕上。

她吮吸着流血的手指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祖母没有半分心疼，反而说她活该，天生就是小贱货。三岁纵然不大，但好话坏话她还是听得懂的。

小贱货，多么刺耳的声音！眼前站着的这位，到底是自己的亲祖母，还是童话中那个时时刻刻刁难白雪公主的老妖婆？每每想到这里，萧红都觉得心间隐隐刺痛，仿佛只要闭上眼睛，她的脑海就会浮现一幕幕任人宰割的画面。

多么可怕，多么难过。

幸好，她并没有失去全部，至少祖父很疼她。

相对于父亲的圆滑世故，又暴躁无常，祖父永远是最和蔼的人。他喜欢与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为伴，闲来浇浇水，闷来施施肥。在他的整顿下，庭院深深，竹叶繁茂，处处花海。很快，宽大的院子，成了萧红心中的桃花源。

初春的早上，露珠儿在叶子上晶莹闪烁，她喜欢展开双臂，让阳光洒在笑脸上，而后一圈圈地打转。那时，白色的蝴蝶、青色的蚂蚱、黑色的蚂蚁、绿色的大榆树叶子，还有闪着黄色微光的花瓣，突然只属于她一个人，突然构建成了洋溢着温暖的城堡。

她可以无所顾忌地朝着鲜花微笑；可以奔跑在鹅卵石铺就的林荫小道上；可以坐在长廊的木椅上，一个人望着变幻莫测的白云发呆；也可以躺在草地上，和一群正拼命搬家的蚂蚁说话。幼年的萧红，远离了家人的疼爱，正学着自己关心自己。

萧红喜欢听院子外面的叫卖声，仿佛那是她和外界沟通的唯一途径。其中，卖麻花的叫卖声最响，也最让她心神往之。幼年的萧红，多么想逛逛外面的世界，买些喜欢吃的零食，看看没有去过的地方。然而，那时她幼小的天性根本就无处安放，一直被家人无情地束缚着，即便如今拥有了很多念想，也终究会伴随父母强大的阻挠而烟消云散。

“一个提篮子卖烧饼的，从胡同的东头喊，胡同巷西头都听到了……第二家的老太婆也是在闲着，于是就伸出手来，打开筐子，摸了一回。摸完了也没有买。等到了第三家，这第三家可要买了。”

（节选自萧红《呼兰河传》）

萧红心里很清楚，第三家有五个小孩，生活极度穷困。但穷困并不能说明什么，反而恰恰让她无比羡慕。原来，孩子们的母亲很疼他们，每次都会买麻花和烧饼给他们吃。只是，如此温暖的画面却始终与萧红无关。她只能靠在张府的大门门缝前，用艳羡的目光看向五个笑逐颜开的孩子。

自从萧红生下来，她就没有母亲疼，没有父亲爱，更没有祖母溺，没有朋友怜。而今，看到别人的父母无微不至地关心自家孩子，

她居然有点落寞和伤感。想了很久，她倏然抬起头扪心自问着：如此漫漫长夜，何时能熬出头来？

当然，幼年的时光也不全是哀伤。她也有过快乐，而且是专属自己、无法与别人分享的快乐。萧红很喜欢天边的云，仿佛那是她的第二个家。在浩渺蔚蓝的天空中，云是最自由也最圣洁的。它们随着清风飘摇，想去哪里，就去哪里。

太阳是云独一无二的裁缝：早上赐予它们如鱼肚般斑白的衣服；中午赐予它们像圣雪般纯净的纱衣；若是到了黄昏，则可迅速裁减成红蓝不等款式的长袍。

然而，最让萧红喜欢的，当属很难碰到的火烧云了。

若是到了赤霞漫天的黄昏时分，晚风轻轻拂过鲜嫩的蒿草，她则会跑到草丛中，一个人散乱地躺下，眨着眼睛看向千变万化的火烧云。

在萧红眼中，火烧云简直是大自然完美的杰作！

“五秒钟之内，天空里有一匹马，马头向南，马尾向西，那马是跪着的，像是在等人骑到它的背上，它才站起来。再过一秒钟，没有什么变化。再过两三秒钟，那匹马变大了，马腿也伸开了，马脖子也长了，但是一条马尾巴却不见了。看的人，正在寻找马尾巴的时候，那马就不见了……”（节选自萧红《呼兰河传》）

火烧云下去了，她的世界，又被现实不痛不痒地浇灌着。黑夜在月色的掩映下悄悄来临，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她从蒿草堆中站

起来，孑然望向皎皎的月华，几分感伤，几分落寞。感性的萧红在心里想着，也不知道下次再看到火烧云是什么时候。

或许，人生如是，岁月如是。

没有谁能一直停留在美好的旧时光里，亦没有谁能一直紧紧抓住不散的流光，从此高枕无忧，过着清闲自在的生活。火烧云，不就是最纯真、最美好的象征吗？

她的大好年华，她的炙热青春，她的岁月如歌，深深封藏在这里，永不褪色，永不凋零，永远发散着清冷而浪漫的光。月华如洗，繁星点缀，她伫立在荒草丛中，双手合十，默默期许着：唯愿，种在心间的火烧云一如当前，再见，仍旧温暖。

浮云匆匆，
唤名张迺莹

五岁那年的一天，天空飘着绵绵小雨。

她从花园中摘下一片芭蕉叶，像是扛着偌大的扇子，一步一摇，蹒跚地跑进屋子里，由于低着头，看不到祖父在哪里，她便拼命地呼喊：“爷爷……爷……”还没等她抬起头，父亲盛怒地飞起右腿，狠狠地踹了她一脚，她像一只抛向空中的皮球，差点儿没有滚到灶口的火堆中去。等别人把她从地上抱起来，她才看到屋子里挂满了白色的绸缎。

偌大的房中，有的人在恸哭，有的人在默然，还有的人垂下头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她有点明白地看了看大堂中央的木棺，突然意识到——她的祖母死了。

隆重的丧礼上，一个个宾客从门外哭着进来，她半垂着头，睥睨着哀号遍地的所有人。不知为何，那时的她没有落下一颗眼泪，甚至